

舌尖记忆

麦香·碾饃

□常润芳

我吃到了“碾饃”。

我问母亲，“碾饃”二字如何解释。母亲说，就是把新麦仁搁在石碾上，转啊转的。我暗笑，母亲把“饃”误作了“转”，理解成了转圈。的确，若不推着石碾或石磨转啊转的，还真的吃不到“碾饃”。

“饃”，从食旁，是一种食物。李白在《将进酒》中有言：钟鼓饃玉不足贵，但愿长醉不复醒。“碾”，从石旁，当名词用，是一种器具；当动词用，是碾轧，司空图有诗句：小娥旋拂碾新茶。

“碾饃”，是来自故乡的一种美食，与新麦有关，与石碾和石磨有关。

不晓得是在何年何月，哪个先人创造了“碾饃”这个词。但可以推测，这个先人肯定生活在一个村庄，像我故乡一样拥有上千亩农田的村庄。肯定是个老庄稼人，在麦子成熟的第一时间，做出过村庄上的第一份“碾饃”……

这份“碾饃”，不知走过了多少岁月，走到了书本里，又从书本里回到了当下的生活，以及我的盘子里。

它是一份乡思，一人肠胃就漫延身心，一人童年就相随一生的乡思……

五黄六月天，正在悄悄来临。麦子慢慢织就了金色的嫁衣。

最早察觉麦子成熟的，当然是一手培育它的老农。而最早闻见麦香，馋得哈喇子直流的，当然是一群小鸟和孩子们。

小鸟熬过一个寒冷的冬天，飞过一个浪漫却未必能饱食的春天，终于来到了夏天。沉甸甸的麦穗，一望无垠的麦田，无疑是为瘪着肚子的鸟儿们，摆了一场盛宴。

孩子们也是一样的。在上学或放学的路上，多了一份念想。路过麦田，每天都要伸手摸一摸麦穗的肥腴，掐一掐麦仁的老嫩。口中的馋虫涌上来，又咽下去。

终于在某一日，孩子们眼睛放光，掐了麦穗，在小手里搓了又搓。胖嘟嘟的麦仁儿，欢蹦乱跳着跑出来，泄露了麦子成熟的天机。

孩子们低着头，凑近了，嘟起小嘴轻轻一吹。这一吹，力度是要适中的。过

大，到口的麦仁，撒丫子随麦芒麦壳一起飞了；过小，麦芒麦壳紧抱着麦仁，轻易不肯分离。吹出的风，只有不大不小，麦仁方才愿意留在原地，麦芒麦壳方才愿意飞走。

麦仁接近唇齿的那一刻，孩子们周身的神经都轻弹了起来，淡淡的麦香，青凌凌地流淌，俘获了孩子们的舌尖。他们忍不住吃了一穗，再来一穗……

紧接着，温度越升越高，麦子越来越兴奋越来越饱满。大人们一趟一趟地，踱过伊河，前往十多里以外的集市去赶会，镰刀、杈耙、扫帚、牛笼嘴都陆续买回来了。这些农具，似乎接了一道圣旨，都迅速地在农家的宅院里集结。

麦收的序幕，要拉开了。

先开镰的是“打麦场”。在大面积麦子成熟前，“打麦场”是要提早腾出来，用石碾碾实了，碾平了，准备麦天存放麦子和打场用的。这个农活，历来都是麦收的开场白。做“碾饃”的麦子，大多来自“打麦场”。不得不提早收割的，约有八九分熟的新麦，于是就成就了“碾饃”的前身。

我想，麦香“碾饃”，是不是可以与东坡肉、曹操鸡、太白鸭、五柳鱼一起，纳入美食谱呢？

丰收的田野

诗作

小满

□百定安

我已不能再被称作庄稼了
也不可能再有
第二次小满
但我喜欢小满这个词
喜欢它包含着孕育与
尚不成熟
风拍着麦穗
连稗子都长得那么
欢欣鼓舞。何况
对于麦芒，我还存有
某种尖锐的期待。
五月的风吹来
类似男人
也类似女人的味道。
喝过一壶清酒，我们
就可以扬眉吐气地
去看看一地
昂扬的青年了。

麦收

□卫宏胤

布谷垄头啼麦黄，
田村五月尽加忙。
晓风相顾微稍冷，
夜月伴归金粒香。
人勤镰利笑收疾，
牛走车高催路长。
于今不用费劳力，
机器匍匐即到仓。

往事重温

拾麦穗

□张群风

又到金色麦浪随风荡漾的季节，我忘不了那些年带领学生拾麦穗的日子。

麦天到了，学校照例要放半月麦假，师生停课参加三夏劳动。老师一人带一班学生去地里拾麦穗。一班三十四人走在大路上，三人一排队伍整齐，每人提个小竹篮，头上戴个草帽。一路上几十人高声唱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……”稚嫩歌声像一缕清风传遍整个原野。正在割麦的农民擦把汗，撸起袖子干得更欢了。

在生产队拉过麦的田地头，学生们一字排开，低头弯腰往前拾麦。地头边角那些被遗漏的单棵，孤独地在阳光下摇头晃脑，首先被眼快的男生抢到手。细心的女生们不仅把背上的麦穗拾干净，还能把夹在麦茬中的麦穗拣出来。有的学生看见半截都压在泥土里的麦穗，就小心地用手指把它抠出来。

麦茬地被照得雪亮，孩子们脸皮细嫩，不到半晌就成了关云长的大红脸。突然有个同学尖声呼叫，我忙跑过去。孩子难为情地说：“麦穗钻进袖口里，拉不出来，越钻越深了。”帮孩子取出麦穗，我把大家聚拢过来。要他们观察麦穗，告诉他们，整个麦芒是有方向的，进去了就很难出来，要注意安全。

临近中午，远远望去，麦茬地里白气氤氲，孩子们不时地用拾麦的小黑手去揩溻溻的汗水，一个个成了大花脸。不远处的地边，流着清悠悠的渠水，集合学生们，到渠边洗脸，到大柿树下休息。出发时每班领两包人丹，这时掏出来每人发两粒，含在口中麻丝丝，凉酥酥的。

竹篮已经满了，还不到收工时间，朴实的孩子们怕篮子内装不下，就用脚把篮内麦穗踩一踩。有的学生干脆把带芒的麦穗一把把搓碎了，还站在上风头扬出麦糠。

教室里的麦穗堆成了小山。班长一一过秤，委员记录：时间1972年6月12日，姓名刘二卫，拾麦穗8斤5两……临近开学时，学校组织教师们把麦穗打扬干净，所得收入用作学校一年的开销，学生不用交学费，书作费。开学时，学校还要对假期复收小麦活动做总结，奖品是笔记本、铅笔、作业本，师生都很高兴。

如今，农民的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，小麦收割实现了全程机械化。学生已经看不到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”的场景，但是一定要珍惜粮食，懂得“一粥一饭，当思来之不易”啊。

时令走笔

枇杷熟了

□马奇军

时光煮酒酿黄梅，岁月缝花补青衣。当榴花红遍枝头，枇杷也就熟了。

校园最南边有条枇杷路，由东到西，十几株枇杷守护着一方静谧，路因树冠名。学校的金玉广场亦种着枇杷。冬去春来，枇杷饱听了校园的晨读，酣饮了无处不在的诗书，积攒了一冬一春师生的朝气。

枇杷，南方之果木，冬花夏果，性喜温，稍耐凉，人工培育后逐渐适应北方气候，在冬无严寒的洛阳地区，也有栽植。

我喜欢盆栽，用盆钵种植些梅兰榆柏一类的桩材，散养于枇杷树下。修剪侍弄时，就比他人多了一些与枇杷树亲切的陪伴。小寒时节，白花团簇，次第吐芳，在绿叶衬托下，朵朵白云如宝塔数层，亭亭玉立，尽显江南风光妩媚温润。枇杷树处在教学楼南，正是向阳避风场所，看得见枝叶间山雀的欢腾跳跃，听得见采蜜的群蜂杂乱的嗡嗡声鸣。

秋雨绵绵，枇杷叶长期缺少阳光照耀，杂菌感染，我为它喷施了多菌灵。寒冬时，幼果与白雪争春，我给它喷洒了石硫合剂和防冻剂。春暖，豫西大旱，大家浇水施肥，辛勤管理。枇杷树不负众望，吐故纳新，绿叶生机勃勃，那是生命的轮回和抗争。

莖麦黄时，满园溢香。它是被田间翻滚的麦浪催熟的，是被布谷割麦插禾的啼声催熟的，是被梦中的烟花春雨催熟的。碧绿的椭圆形叶子，藏不下俏皮浪漫的一兜兜金黄，风拂过，个个笑脸含羞。

洗去浮尘，揭去鲜衣，粉嘟嘟的一汪水。未启唇齿，先闻其香。甜而不腻，酸爽可口。呵，这才是生活的真正滋味。枇杷果消食止渴，润肺止咳，常食不单可以预防感冒，提高视力，还能润肤美白，预防癌症，辅助减肥。唐妃何不啖此物，胜却荔枝三百颗。

老师们建议进行个采摘活动，让丰收的喜悦融进田间道旁的劳动实践牌，把劳动的报酬分赠到每一个班级，在刚开设的生涯教育课堂上分享。有技艺的还可以亲手制作川贝枇杷膏或者糖浆，长期保存。善言谋道，只得实施而已。

来到这所小学，不满一年，身处其间，骨子里似有着多年的情怀。在果香染衣的时节，竟盼望着下一季的花开了。

伊水悠悠

像花儿一样欢喜

□云飞风笑

如果给今年的五月定个主题词，我想，应该是“惊喜”。

先是小区街道旁划了许多崭新的停车位，那新刷出的白色线条涌动着我们附近居民们无限的喜悦，每个走过的人都满眼是笑。一天的时间，原商辅前的停车位清空了，所有的车辆都停在了路旁的新车位上。

早上上班的时候，我发现路边道牙上放置了很多的木制花池，两大一小，三个一组，很有点儿田园气息。中午回来，花池里已经盛满土了。

似乎只是隔了一晚上，一下楼，我们就看到满池子的花儿了，红的、紫的、黄的、粉的、杂色的，一朵朵，那么娇小、那么鲜艳，挤挤挨挨地盛开着，热闹极了，就像我们心底那些止不住冒泡儿的层层叠叠的喜悦。

隔了几天，商辅前的空地上放置了很多木制的桌椅，均匀地排列在这几日显得空荡荡的红色地砖上。晚上回家时，女儿惊呼：“呀，快看！”哦，工人们正在桌子那里钻孔呢。不一会儿，他们就在桌子中央的圆孔里，安装了绿色的遮阳伞。

早晨一醒来，我忍不住跑去看，哇，所有的遮阳伞都整齐地盛开着，绿的伞面，白的伞把，咖的桌椅，一眼望去，好不惹眼！那张扬的绿色，绿得浓郁，绿得蓬勃，看到似乎就感染到了那份生机与活力，满心的欢喜。

忍不住拍照，发给朋友们看：我们的小区越来越美了！

朋友回复：何止这些？你看楼下的商铺也越来越多了！

晚上，我特意顺着新源路走了一遍，可不嘛，单

是伊水苑的居民楼下，就新开了很多的商铺呢：羊肉汤、糊卜、老粉汤、山野菜杂粮面……这个“糊卜”最熟悉，是原来李村镇菜市场那个，那个新开的老粉汤，也是原来李村街上的店——这么一看，全是“熟人”啊，太亲切了！我怎么知道的？店头上写着呢。

李村素有“小洛阳”之称，李村镇上的那些店铺，一直都红红火火的，很多都是开了几十年的，它们承载着我们多少的回忆啊！能在这儿见到“李村味儿”，真好！尤其是现在还加入了“伊河渡”的文化特色，更有地域特点了呢！这创意，赞！

再往西走，新开的店铺一个挨一个，有卖新鲜果蔬的，做豆腐汤的，治疗颈肩腰腿痛的，还有牙科、置业顾问、美容会所、汽车维修……

一路走，一路感叹，商铺真是越来越多了，生活也越来越便利了，伊滨也越来越宜居了。

与晚上相比，我还是更喜欢这五月的早上。清晨，下了楼，迎面跑来一个绕着小区跑步的年轻姑娘，绕过我，跑到远处去了，只留下一个青春健美的背影。走出小区，远处穿着白色运动装、戴着白帽子的健走者，已经三三两两地往河堤上走了。

我走过一张张木桌椅，目光掠过那些夜晚合拢了的遮阳伞，投向木花池里的小花儿。花儿们一个个精神抖擞，仰着纯真的脸看着我，我笑，她们也笑，我歪歪头，她们也微微摇头。我朝她们挥挥手，快步向北边走去。那里，绿荫下，草丛边，有许多大大的颜色亮丽的标示牌，上面写着一句话，一句我每次看到都心动不已的话：伊滨早六点，健康约起来！